

# 明代章潢延續宋元圖說之 漢《易》象數思想本色 ——以月體納甲與消息卦氣說進行開展\*

陳睿宏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 提 要

明代《易》學圖書化與另類的象數觀，為繼宋元以來的時代特色，並且不因理學、心學的義理化學術傾向，而影響其承繼與發展。陳搏一系圖書之學的新制，象數思想得以在困境中，結合圖式以另一種形式呈現，並且配合義理的詮釋，表現其更具彈性多元的工具化、具象化功能。章潢《圖書編》廣輯宋元《易》學圖式，處處可見漢代《易》學的重要主張與元素，以一種新的面貌與理解視野重現，標誌著對傳統的接受與再造。本文主要從《圖書編》的圖說中，耙梳有關漢《易》象數本色之圖式，包括日月為易、月體納甲、十二消息卦與六十四卦卦氣等有關範疇之圖說，詮解其承繼自宋、元以降之可能系譜與重要內涵。

**關鍵詞：**章潢 圖書編 納甲 卦變 卦氣

---

\* 本文為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明代章潢圖書易學研究——以《圖書編》作為開展」（計畫編號：106-2410-H-004-151-）部分研究成果。復蒙匿名審查委員提供寶貴意見，使本人修改益臻周備，謹此特表謝忱。

# 明代章潢延續宋元圖說之 漢《易》象數思想本色 ——以月體納甲與消息卦氣說進行開展

陳睿宏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 一、前言

漢代以象數之學爲主流，魏晉至隋唐取王弼（226-249）的義理取向；其間玄學化的發展，傳統儒學的困境，開啓反省的思潮，隨著董遇（?-?）、王肅（195-256）、王弼等人對象數的嚴厲批判，象數取舍的論戰自此滋漫不歇，走向式微乃至極端被邊緣化的窘況，尤其宋明理學重視義理化與個性化的學術環境，屬於漢代的象數之學，更步入蹇困之塗。

宋代大倡道學，以理、以氣、以心爲本的思想軸線，理論化與系統化的創新思想，成爲此一時代的學術自覺與特色。傳統的反省與新創的交融下，《易》學走向多元開展之局面，有來自陳搏（?-989）一系，劉牧（1011-1064）、邵雍（1011-1077）、周敦頤（1017-1073）「務窮造化」之圖書象數之說，有胡瑗（993-1059）、程頤（1033-1107）的專闡儒理，有李光（1078-1159）、楊萬里（1127-1206）以史證《易》的本色，有王宗傳（?-?）與楊簡（1141-1225）等人的心學之說，不論純粹文字之表述，或運用圖式之展示，或雖有象數之運用，但

高度義理化詮釋，成為時代的主流價值，而且一直影響至元、明兩代。<sup>①</sup>《易》學圖書化與背後象數元素的大量運用，象數主張依附圖式，配合義理詮釋而存在，也同時成為此時代《易》說的重要特色，並歸因於陳搏一系之踵接承繼。

明代圖書《易》學的發展，內容更趨廣泛，運用象數之多元化內容，大抵擺脫漢代相對純粹象數之窠臼，但不乏有來自漢代的元素與原始觀點，並建構可貴的思想深義。其中，章潢（1526-1608）之圖書《易》說，特別收納在其作為類書性質的《圖書編》中，<sup>②</sup>輯制之《易》圖，可以視為宋元明三代之集大成者，成為明代圖說之翹楚；從圖說中豐富義理化之內涵，乃至理解其《易》學思想，不宜等閒視之。惟每為學者所遺漏或未知，晚近學者除徐芹庭、郭彧二先生略提其要

- 
- ①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將歷代《易》學的流行，區分為「兩派六宗」之說，云：「漢儒言象數，去古未遠也，一變而為京、焦，入於禳祥；再變而為陳、邵，務窮造化，《易》遂不切於民用。王弼盡黜象數，說以老莊，一變而為胡瑗、程子，始闡明儒理；再變而李光、楊萬里，《易》遂日啟其論端。此兩派六宗，已互相攻駁。」見（清）永瑤、（清）紀昀等撰：《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11月），卷1，頁1。宋代以後，象數與義理二重並進，走向宗法陳搏、邵雍、胡瑗、程頤、李光、楊萬里諸家之學。《四庫》館臣以李光屬心學《易》家，確實其易學思想中，帶有心學之傾向，但其純粹性若何，仍有待商榷；晚近學者考論其思想，甚至否定其為心學《易》之宗派。賀廣如：〈心學易流別之始——《童溪易傳》定位商榷〉，《漢學研究》第29卷第3期（2011年9月），頁267-302。（DOI: 10.6770/CS.201109.0267）
- ② 章潢，字本清，號斗津，江西南昌人。勤於論著，輯制群學圖說，著《圖書編》、《周易象義》、《讀易雜記》、《詩經原體》、《書經原始》、《春秋竊義》、《禮記筭言》、《論語約言》諸書。一生清貧，德行高雅，私諡「文德先生」。同吳與弼（1391-1469）、鄧元錫（1529-1593）、劉元卿（1544-1609），號稱「江右四君子」。學列王門，好言心性明善之道。（清）張廷玉等撰：《明史·章潢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11月），卷283，頁7293。又（清）黃宗羲：《明儒學案·江右王門學案》（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12月），卷24，頁570-576。又萬尚烈〈章斗津先生行狀〉，引自（明）章潢：《圖書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972冊，1986年3月），卷末，頁850-862。又（清）陳宏緒：《江域名蹟》（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588冊，1986年3月），卷1，頁303；卷2，頁314。又（清）黃虞稷：《千頃堂書目》（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676冊，1986年3月），卷11，頁302。

外，<sup>③</sup>又，李申、郭彧編纂《周易圖說總匯》亦收入其大量圖式，<sup>④</sup>餘並無《易》學有關之具體研究成果。<sup>⑤</sup>

章潢《圖書編》之《易》學圖式，若百川之匯合，類聚群分，圖文並舉。輯自宋元以降之龐富圖式，結合更具思想性的詮釋內容，每能得見帶有漢代的象數元素與觀點，並且有來自漢代《易》說之觀念傾向，對傳統的接受與運用，以一種新的面貌重現，有關之圖說，為其輯制圖說之大宗。因此，本文從《圖書編》的圖說中，耙梳有關漢《易》象數本色之圖式，主要取日月為易、月體納甲、十二消息卦與六十四卦卦氣等有關範疇之圖說，詮解其承繼自宋、元以降之可能系譜與重要內涵。

## 二、日月為易

《易》以陰陽為本，建構一套透過陰陽變化之道的生生體系，「易」普遍定說作為蜥蜴、蠃蜒、守宮之物的象形本義概念，<sup>⑥</sup>並引申為變化之義，即宇宙自然

---

<sup>③</sup> 徐芹庭《易圖源流》指稱章潢「集宋元明圖書之大成」。郭彧《易圖講座》肯定「其輯圖之多及歸類論說，可謂有明一代集易圖之大成者」。徐芹庭：《易圖源流》（北京：中國書店，2008年1月），頁426-546。又郭彧：《易圖講座》（北京：華夏出版社，2007年1月），頁173。

<sup>④</sup> 李申、郭彧編纂：《周易圖說總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4月）。所收圖說散布於三冊之中，不贅注頁次。

<sup>⑤</sup> 晚近少數學者以章潢為研究對象，從西學東漸之風、地理疆域、明代類書的視域進行論述之研究成果，鄧愛紅：〈利瑪竇、章潢、熊明遇與南昌地區的西學東漸〉，《江西教育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第25卷第4期（2004年8月），頁205-209。又鄧愛紅：〈西學東漸暨章潢、熊明遇研討會紀要〉，《江西教育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第5期（2006年），頁19。又夏伯嘉：〈利瑪竇與章潢〉，引自田浩編著：《文化與歷史的追索：余英時教授八秩壽慶論文集》（臺北：聯經文化，2011年3月），頁727-748。又安介生、穆俊：〈略論明代士人的疆域觀——以章潢《圖書編》為主要依據〉，《中國邊疆史研究》第21卷第4期（2011年12月），頁23-32。又何立民：〈王圻父子《三才圖會》的特點與價值〉，《史林》第3期（2014年），頁54-59。

<sup>⑥</sup>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臺北：洪葉文化，1998年10月），九篇下，頁463。

為陰陽變化之存在。存在本身即由時間與空間而確立，最能代表時間與空間變化的星體即為日月，日月的天文地位，一直客觀而具體的影響世界存在的意義，而「易」字並有日月合體的基本形象，日月之流行動運猶陰陽之變化，則在《易》學思想的發展過程中，漢代學者並有專述「日月為易」者，同時發展出月體納甲之主張。此「日月為易」之說，隨著宋代圖書之學的新立，以圖式化的方式呈現，而章潢《圖書編》亦輯衍其義。

### （一）大明日月合「易」之圖說衍義

從天文與科學的現實，關照人類的存在，日月作為存在時空中的重要實體。《繫辭傳》云「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sup>7</sup>在時空的流轉向度中，日月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作為地球在時空序列上的重要基準。《繫辭傳》又言「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陰陽之義配日月」，<sup>8</sup>日月運動以見寒暑之變，即陰陽之流行；相互對應推移，確立陰陽生成的變化之道。日月合明即「易」，則有「日月為易」之義。東漢許慎（58-148）《說文解字》釋「易」條，引《秘書》云「日月為易」；<sup>9</sup>許慎《易》學本於孟喜（?-?），或可證為漢儒之常說。《乾坤鑿度》與《乾鑿度》指出「易名有四義，本日月相銜」；「離為日，坎為月，日月之道，陰陽之經，所以終始萬物，故以坎離為終」。鄭玄（127-200）注說「日往月來，古日下有月為易」，「以日月終天地之道」。<sup>10</sup>坎離日月作為陰陽流行、宇宙萬化的終始之道。以日月推佈陰陽之道而成體系之典型者，早為東漢魏伯陽（?-?）《周易參同契》與虞翻（164-233）的月體納甲之說，具體化的將日月置於陰陽變化的宇宙圖

<sup>7</sup> 《繫辭下》，係針對咸卦九四爻辭「憧憧往來，朋從爾思」之詮釋。引自（魏）王弼、（晉）韓康伯注：《周易王韓注·繫辭下》（臺北：大安出版社，1999年6月），頁222。

<sup>8</sup> （魏）王弼、（晉）韓康伯注：《周易王韓注·繫辭上》，頁216、208。

<sup>9</sup>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九篇下，頁463。

<sup>10</sup> 《易乾坤鑿度》，卷上，原文與鄭注。又《易乾鑿度》，卷上，原文與鄭注。引自（清）趙在翰輯，鍾肇鵬、蕭文郁點校：《七緯（附論語讖）》（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1月），頁12、34。

式之主體位置。<sup>11</sup>

魏伯陽丹道系統之傳衍，宗主《周易參同契》，大倡其道，如五代後蜀彭曉(?-954)制〈日象〉、〈月象〉圖說，本魏氏的日月變化的宇宙之道，執重於以日陽含陰，象「砂中有真汞」，月陰含陽，象「鉛中有真銀」，日月並為丹爐火候運化與主體元素的來源。<sup>12</sup>至陳搏以降執此論，藉由乾、坤、坎、離構築天地日月的推衍，作為萬有存在的宇宙圖式。坎、離象徵日、月，使二卦作為生成八卦、化生萬有中，具有更為重要的地位。在《易》學上，日月在天文上既存的具體意義與地位，由是而提升，宇宙觀的哲學詮釋也因此日益被關注。例如張載(1020-1077)《正蒙》指出「一歲寒暑之候」，乃至「一晝一夜之盈虛升降」，終「繫乎日月」之變化；<sup>13</sup>並於其《橫渠易說》云「《易》乃是性與天道，其字日月為易，易之義包天道變化」。<sup>14</sup>以日月合為「易」，說明天道之變化，包蘊著性與天道之大義。又如邵雍指出「日隨天而轉，月隨日而行，星隨月而見，故星法月，月法日，日法天」。天地作為空間的存在，以日為首，帶引月而行，並由月相伴著星辰的朗見。此以日月為首的日月星辰，其性質同於陰陽，故云「陽中之陽，日也」「陽中之陰，月也」，<sup>15</sup>氣化始於陽，日屬陽中之陽，月則為其中之陰，因伴同在，日月陰陽相依又判然有別。方聞一(?-?)《大易粹言》同於張載之說，強調「日月為易」的天道變化之義。<sup>16</sup>馮椅(?-?)《厚齋易學》以「日月

<sup>11</sup> 陳伯适(睿宏)：《惠棟易學研究》(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9年9月)，頁240-274。魏伯陽與虞翻納甲之說，後文將作說明。

<sup>12</sup> (後蜀)彭曉：《周易參同契通真義》(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058冊，1986年3月)，卷下，頁555。

<sup>13</sup> (宋)張載：《正蒙·太和》。轉引自(清)李光地《注解正蒙·太和篇第一》(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697冊，1986年3月)，卷上，頁345。

<sup>14</sup> (宋)張載：《橫渠易說》(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8冊，1986年3月)，卷3，頁759。

<sup>15</sup> (宋)邵雍：《皇極經世書》觀物外篇下(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803冊，1986年3月)，卷14，頁1079。

<sup>16</sup> (宋)方聞一：《大易粹言》(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5冊，1986年3月)，卷首，頁9。

爲易」，說明「陰陽相代之義」。<sup>17</sup>朱鑑（?-?）《文公易說》根據《參同契》納甲的傳統之說，以坎月離日，「日月爲易」，而「易便是陰陽」，強調坎離作爲本體的重要地位。<sup>18</sup>其他如宋元之際的雷思齊（1231-1303）《易圖通變》、俞琰（1253-1314）《讀易舉要》，元代胡一桂（1246-?）《周易啓蒙翼傳》、王申子（?-?）《大易輯說》，明代熊過（1506-?）《周易象旨決錄》、潘士藻（1537-1600）《讀易述》、李過（1600-1649）《西谿易說》等諸家論著，每每見說，不勝枚舉，強調「日月爲易」的旨意，也作爲丹道的一貫主張。

「易」義的「日月爲易」定義不斷強化，則有關概念的《易》學圖式之建構中，接踵而生。南宋前期朱震（1072-1138）立說坎離二卦的重要性，述明日月變化之性，以闡發《易》道的陰陽流行之時空運動，制〈月之盈虛圖〉、〈日之出入圖〉、〈天壬地癸會於北方圖〉與〈坎離天地之中圖〉諸圖，<sup>19</sup>以日月作爲宇宙變化的實體，並爲包蘊萬有存在的核心。首見以「日月爲易」構圖者，至南宋楊甲（約 1110-1184）《六經圖》制〈日月爲易圖〉，之後佚名的《大易象數鉤深圖》亦源輯同是（見圖 1）。又，同時代佚名的《周易圖》，同制〈日月爲易圖〉（見圖 2）。<sup>20</sup>又熊禾（1247-1312）《勿軒易學啓蒙圖傳通義》，同制〈日月爲

<sup>17</sup>（宋）馮椅：《厚齋易學·易輯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 16 冊，1986 年 3 月），卷 5，頁 90。

<sup>18</sup>（宋）朱鑑：《文公易說》（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 18 冊，1986 年 3 月），卷 20，頁 826。

<sup>19</sup>朱震四圖說，（宋）朱震：《漢上易傳·卦圖》（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 11 冊，1986 年 3 月），卷下，頁 342-348。

<sup>20</sup>楊甲《六經圖》與佚名《大易象數鉤深圖》之〈日月為易圖〉，圖式內容形式相同。（宋）楊甲：《六經圖》（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 183 冊，1986 年 3 月），卷 1，頁 143。又（宋）佚名：《大易象數鉤深圖》（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 25 冊，1986 年 3 月），卷上，頁 7。又（宋）佚名：《周易圖》（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正統道藏》本第 4 冊，1988 年 12 月），卷上，頁 666。有關《大易象數鉤深圖》的作者問題，《正統道藏·洞真部·靈圖類》收錄張理論著《易象圖說內篇》三卷、《易象圖說外篇》三卷與《大易象數鉤深圖》三卷；《四庫全書》同《道藏》，只不過《易象圖說》內外篇各三卷並為一著。其它如《續文獻通考》、《遼史藝文志》、《補遼史藝文志》、《元史藝文志》、《補元史藝文志》等諸著，亦皆有著錄。《周易圖》今錄存於《道

易圖》（見圖 3）。<sup>21</sup>至元代初期胡一桂《周易啓蒙翼傳》，亦制〈日月為易圖〉，與熊禾（見圖 3）之圖式完全相同。<sup>22</sup>皆以圖式結構呈現，述明「日月為易」之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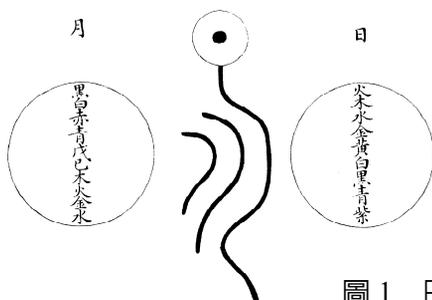


圖 1 日月為易圖  
（楊甲、《大易象數鉤深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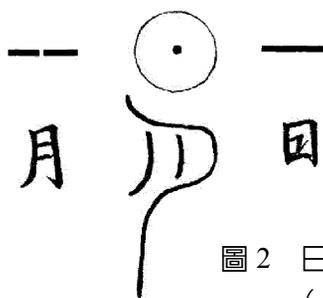


圖 2 日月為易圖  
（《周易圖》）



圖 3 日月為易圖  
（熊禾、胡一桂）

藏》，但未名作者。有關三著作者的問題，《易象圖說》歷來並無異議，為張理所作，而《大易象數鉤深圖》方面，《道藏提要》提到：「劉師培《讀道藏記》考證是書實宋人《六經圖》之第一卷。」任繼愈主編《道藏提要》，認為是書當為楊甲等人編撰，而張理則參與增補。有關此著作者問題，章偉文先生詳作考實，認為該書當不為張理所著，但有過對相關圖式進行增補。章偉文：〈試論張理易圖學思想與道教的關係〉，《中國道教》第 6 期（2006 年），頁 19-24。考索《大易象數鉤深圖》所論〈河圖〉與〈洛書〉，以朱震所載劉牧「河九洛十」之說，而張理《易象圖說》則指為陳搏〈龍圖〉誤作九數，當以朱熹以降所言「河十洛九」為正，可見二著對用數之主張為相異，是《大易象數鉤深圖》當非張理所著，或有關係也當僅為增補編收圖式之功。關於這樣的認識，朱伯崑《易學哲學史》中亦有論及，所言極是，當非張理所作。因此，本論文不以此著為張理所作，以佚名為稱。朱伯崑：《易學哲學史》第 3 卷（北京：華夏出版社，2005 年 1 版 1 刷），頁 42。

<sup>21</sup>（宋）熊禾：《勿軒易學啟蒙圖傳通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本第 2 冊，2002 年），卷 1，頁 447。

<sup>22</sup>（元）胡一桂：《周易啟蒙翼傳》上篇（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 22 冊，1986 年 3 月），頁 201。

楊甲與《大易象數鉤深圖》標明「取日月二字交配而成，如篆文日下從月」，說明「日往月來」的陰陽變化之義。<sup>23</sup>《周易圖》取鄭厚（1100-1161）之言，認為「易從日從月，一·日也，--月也」，日月同於陰陽的變化；「天下之理」盡於「一奇一耦」之中，也盡於日月的推移，「易」正表徵自然天道的規律，也就是所謂的「一陰一陽之謂道」。<sup>24</sup>熊禾認為「易字從日從月，日中有一為奇，陽數也，月中有二為偶，陰數也」；「易」即日月相推，陰陽造化之道。<sup>25</sup>至於胡一桂之圖說，同取鄭厚之言，並引陸乘（?-?）立論，認為「易字篆文日下從月，取日月交配而成，是日往月來迭相為易之義」。同時指出坎離二卦正當日月之象，則「六十四卦之位，皆日月之象」，「六十四卦之位皆坎離」，坎離同於日月，為萬有之用。<sup>26</sup>

「日月為易」之說，初盛於漢代《參同契》的丹道之學，並為虞翻結合月體之法的釋說卦爻義所用，爾後為宋代陳搏一系所大啓，宋明承傳相續，立作圖說，至章潢集圖說之大成，不遺日月合「易」之圖。

## （二）章潢「日月為易」圖說之重要內涵

章潢肯定日月之功，同輯〈日月為易圖〉（見圖4），<sup>27</sup>延續《大易象數鉤深圖》等諸家之說，並擴大論述之內容。其重要之意義為：

### 1. 易道合三易之義

指出「易，一而已矣」，「易」以「一」名其義，作為至上、唯一與絕對性的最根源之道，其「或以理言，或以書言」，實以其書而載其「廣大悉備」之理。認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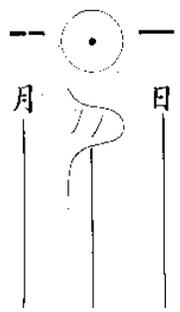


圖4 日月為易圖

<sup>23</sup>（宋）楊甲：《六經圖》，卷1，頁143。又（宋）佚名：《大易象數鉤深圖》，卷上，頁7。

<sup>24</sup>（宋）佚名：《周易圖》，卷上，頁666。

<sup>25</sup>（宋）熊禾：《勿軒易學啟蒙圖傳通義》，卷1，頁447。原文為「為寄」，當抄誤，作「為奇」。

<sup>26</sup>（元）胡一桂：《周易啟蒙翼傳》上篇，頁202。

<sup>27</sup>（明）章潢：《圖書編》第968冊，卷2，頁31。

歷來儒者論其義有三，為取諸「變易」、「交易」與「剛柔相易」的變化之性之具體展現。所謂「變易」者，乃「陰變而陽，陽變而陰，老陰變少陽，老陽變少陰」；陰陽彼此交互變化，陽中有陰，陰中有陽，隨時適變。「交易」者，即如「乾、坤、坎、離八卦，自相對相交，陽交於陰，陰交於陽」；陰陽相交對應，同八卦的彼此對應之理，此亦朱熹一系之理解。<sup>28</sup>至若「剛柔相易」者，即如「一卦陰陽自相上下往來，變成一卦，此所謂上下無常，剛柔相易」；<sup>29</sup>一卦六爻，上下推衍，卦變新生，使六十四卦形成有機的相衍關係。章潢從具體的卦爻之象的變化，確立其所謂的「三易」之說，帶有強烈的象數蘊義，與漢儒普遍以《易緯·乾鑿度》云「易者，易也，變易也，不易也」<sup>30</sup>的概念稍異。

## 2. 日月合「易」以同陰陽之變

「易」取前述三義，至於從字形的角度觀之，特別指出「取之日月之篆文，則又以字文言之」，<sup>31</sup>從字形結構立稱「日月為易」。以「易」從日從月，其義若何？乃「易」同日月之化，同陰陽之變，日月以象「易」字，然其陰陽卻「不可象」，此所以云「易者象也，所以像此者也」。陰陽既不可像，然庖犧氏則取「一奇一偶以象之矣」。同樣的，天地難以成象述全，即「乾坤不可象」，則又以「三奇三偶」以名之，<sup>32</sup>以象天與地。

<sup>28</sup> 「交易」之說，早見於漢魏荀爽、姚信等人，說明一卦六爻的陰陽升降交易。至宋代劉牧、朱震等人，亦以陰陽交易立說。至朱熹提出「交易」與「變易」之說，並區分二者之別，認為「六十四卦由內達外，交易為體，往此來彼，變易為用」。以「二純六變」的八卦，說明乾坤陰陽相交而生六子卦，並以體用區分二者的陰陽變化之性。（宋）朱熹：《原本周易本義·周易五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2冊，1986年3月），卷末上，頁700。朱子並釋說〈先天圖〉，認為原本陰陽各屬一方，然「陽往交易陰，陰求交易陽」，先天六十四卦便由斯而立。（宋）胡方平：《易學啟蒙通釋》圖（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20冊，1986年3月），頁658。透過「交易」與「變易」，說明陰陽的對待流行，而形成上下經陰陽爻數之布分情形。因此，以陰陽的對待為「交易」，陰陽的流行為「變易」，成為宋明朱子一系之普遍理解。

<sup>29</sup> （明）章潢：《圖書編》第968冊，卷9，頁311-312。

<sup>30</sup> 《易乾鑿度》，卷上。引自（清）趙在翰輯，鍾肇鵬、蕭文郁點校：《七緯（附論語識）》，頁30。

<sup>31</sup> （明）章潢：《圖書編》第968冊，卷9，頁312。

<sup>32</sup> 同前註，卷2，頁31。

### 3. 日月推衍的萬有存在之最高性

章潢確立「日月爲易」之義，以萬有存在於陰陽，並同於日月之變化而存在。人人物物之變化與存在，即日月運化的陰陽之道；日月運化同於陰陽之變，彼此對立統，相依相輔。取《繫辭傳》「神無方而易無體」，稱言「神易無方體」；<sup>33</sup>宇宙自然之陰陽萬化，日月推衍，神妙而無所不在，不單存於一方之空間，而「易」本此日月陰陽之道，亦不以實體而見其形，拘限其存在的有限性，而爲時間與空間的兩重性存在，具無所不在、真實存在的無限性。

### 4. 日月生生懸象著明的六合五行之變

日月爲何物，「日陽精也，月陰精也」，透過日月之合體，展示陰陽之變化，有「變易、交易、互易」的變化之性，雖不能象物實然之宜，但擬諸其變化之形容，以見其理。日月展示萬化之變，展示天地之主體性能——「生」，即生成變化，故《易傳》云「天地大德曰生」，「生生之謂易」，也就是日月顯其萬化的生生之道。日月見其生生之道，以陰陽之化，由純陽純陰之乾坤匡定天地，而坎離「得陰陽之中」，共構出乾坤坎離、天地日月的宇宙圖式，所以《繫辭傳》說「法象莫大乎天地，懸象著明大乎日月」。天地已定，上下之位設立，則「易行乎其中」，即日月行於其中，使「晝夜運行變遷，相爲吞吐摩盪」。天地日月推衍變化，即陰陽綱緼流行於「六合五行」之中，交替錯動於四時之間。<sup>34</sup>

### 5. 時序寒暑與明生歲成的《易》道

日月推衍時序之變化，章潢特別於其《讀易雜記》中，明言「日月之運行，即寒暑之推遷，而真知日月者，斯爲知易」。<sup>35</sup>曉明時節推變，寒暑推遷，即知日月之衍化，也就能夠知「易」，體察《易》道。具體的時序變化，「日漸南而晝長多暑，萬物靡不敷榮；日漸北而晝短多寒，萬物靡不收斂」；日南移而陽長晝長，盛暑之季，萬物榮盛，日北移則陰長晝短，凜寒漸起，萬物收斂。寒暑之推

<sup>33</sup> (明)章潢：《圖書編》第968冊，卷2，頁31。

<sup>34</sup> 同前註，頁31-32。

<sup>35</sup> (明)章潢：《讀易雜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第9冊影印北京圖書館藏明鈔本，2002年初版），卷1，頁509。

移，萬有之榮枯，皆為「日新之功」。至於月體之運動衍變，月跟從於日，若「陰順陽」，月順受於日，其明漸生，至滿為望，「魄生漸消」，以至於晦，而「日月交會于壬子之間」，稱之為「朔」，一歲共十二交，並會於冬至。日月的具體推衍，確立時空與萬有的不同變化。所以，章潢藉由《繫辭傳》闡釋明月推衍之義，所謂「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日月運行，一寒一暑」，歲成與寒暑變化的大生之德，正在日月斡旋相感之下，天地萬化「生生不測，無方無體，至蹟至隱」之所由；此亦即一陰一陽之道，而陰陽之道，配用日月的推衍，故日月合而為「易」。<sup>36</sup>

### 三、月體納甲

「納甲」為漢《易》慣用術語與元素，與八卦相配，揭示時空變化之義，為漢代象數《易》學的重要主張。《周易》有「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先庚三日，後庚三日」之言，<sup>37</sup>知干支記日為《周易》本有。十天干分納八卦，文獻所見，早在京房（77B.C.-37B.C.）《京氏易傳》已有系統性的建構，以乾納甲壬、坤納乙癸、震納庚、巽納辛、坎納戊、離納己、艮納丙、兌納丁。<sup>38</sup>繼京房之後，魏伯陽《周易參同契》倡論月體納甲之說，以京房納甲為基礎，雜糅月體之運動，

<sup>36</sup> （明）章潢：《圖書編》第968冊，卷2，頁32。

<sup>37</sup> 「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見蠱卦卦辭與《象辭傳》。根據《子夏易傳》之理解，指出「先甲三日」，即辛、壬、癸三日，「後甲三日」，即乙、丙、丁三日。取納甲為說，乾納甲，「先甲」、「後甲」即乾甲之前後，則「先甲三日」，即巽納辛之位；「後甲三日」，即兌納丁之位。清代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採此說。（清）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2月），卷3，頁217。至於「先庚三日，後庚三日」，見巽卦九五爻辭。震納庚，故虞翻認為「震成于庚」，此亦取納甲立說，以巽卦上九爻變為震，則得震庚之配納。李道平亦取納甲立說。（清）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卷7，頁501-502。

<sup>38</sup> 《京氏易傳》云：「分天地乾坤之象，益之以甲乙壬癸。震巽之象配庚辛，坎離之象配戊己，艮兌之象配丙丁。八卦分陰陽，六位配五行，光明四通，變易立節。天地若不變易，不能通氣。」（漢）京房：《京氏易傳》，卷下。引自郭或：《京氏易傳導讀》（濟南：齊魯書社，2002年10月），卷下，頁133。

配合月相之晦朔弦望，建立煉丹之理論。同時期的虞翻同採月體合卦，作為取象釋義之依據。沿著丹道一系之發展，與《易》說之合流，月體納甲之說非但未絕，尤能於宋明時期普遍倡論，章潢亦採前人衍論而輯制推說。

### （一）魏虞圖說衍譜

魏伯陽納甲之說，本無立圖，繫說之用，主在丹爐之法。以月體納甲配八卦，云：

三日出為爽，震受庚西方；八日兌受丁，上弦平如繩；十五乾體就，盛滿甲東方。……十六轉受統，巽辛見平明；艮直于丙南，下弦二十三；坤乙三十日，東北喪其朋。節盡相禪與，繼體復生龍。壬癸配甲乙，乾坤括始終。<sup>39</sup>

參照清代胡渭（1633-1714）《易圖明辨》引後蜀彭曉圖式與宋代鄒訢（?-?）之說，制〈參同契納甲圖〉（見圖 5），並認為宋代所傳圖說，以朱震〈漢上納甲圖〉（朱震圖說，後文並論）為勝，同時又制〈新定月體納甲圖〉（見圖 6），以詳明魏氏之說。<sup>40</sup> 魏氏以月體每月盈虛圓缺與處位的週期變化，定其規律性的月象，結合八卦之用。月體變化，同陰陽之變，成八卦之象，生生循環不已。

魏氏並以坎離日月居於中宮戊己土位，月體的晦朔弦望，因日月之動而變，所謂「坎離匡郭，運轂正軸」，「坎戊月精，離己日光，日月為易，剛柔相當」，一切「皆稟中宮，戊己之功」。<sup>41</sup> 坎離居中，掌握天道樞紐，不論內丹或爐火，應當循此天道而行。「日月為易」與「月體納甲」合道，影響虞翻之說，並為日後

<sup>39</sup> 魏伯陽《參同契》文，引自（宋）朱熹：《周易參同契考異》（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7年6月），頁19。

<sup>40</sup> （清）胡渭：《易圖明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44冊，1986年3月），卷3，頁690。

<sup>41</sup> 魏伯陽《參同契》文，引自（宋）朱熹：《周易參同契考異》，頁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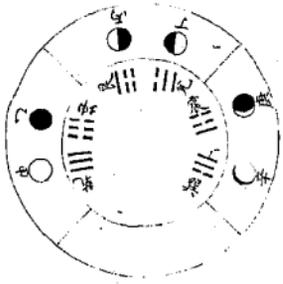


圖 5 參同契納甲圖



圖 6 新定月體納甲圖



圖 7 八卦納甲圖

丹道的一貫主張。宋明以降之有關圖說，皆原本於此。

虞翻奠基於京房納甲之說與根準於魏伯陽，重新詮釋月體納甲，清代惠棟（1697-1758）因虞氏之說，制〈八卦納甲圖〉（見圖 7）。<sup>42</sup>虞翻構說月體納甲，與魏氏之學相近，但無意於魏氏丹道之用，而是以之釋說《周易》經傳辭義，體現其象數求義之特性。虞翻解釋《繫辭傳》「在天成象」，即以月體納甲之法說明八卦的形成，認為「日月在天成八卦，震象出庚，兌象見丁，乾象盈甲，巽象伏辛，艮象消丙，坤象喪乙，坎象流戊，離象就己」。<sup>43</sup>日月流行的月體變化，近於魏氏之法，而八卦納甲配干，皆同於京房納甲之說。虞翻的月體納甲強調八卦取象，確立八卦的天干屬性與方位，肯定「日月懸天，成八卦象」；<sup>44</sup>「易」作為日月的運化，反映「易道陰陽消息之大要」，<sup>45</sup>並顯示在月體納甲之中，說明日月消長以成八卦之象。

不論魏伯陽或虞翻，其月體納甲皆明確範定八卦之位，乾天為上，坤地為下，日出於東方離卦，月出於西方坎卦，作為天地自然之理，而宋代創說的先天八卦方位，又與之相契、與之暗合。

<sup>42</sup>（清）惠棟：《易漢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 52 冊，1986 年 3 月），卷 3，頁 325。

<sup>43</sup>（唐）李鼎祚：《周易集解》（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6 年 12 月），卷 13，頁 312。

<sup>44</sup>同前註，卷 14，頁 350。

<sup>45</sup>同前註，卷 2，頁 27。

魏、虞二氏月體納甲之說，為丹道所用，並為宋代以降所風行，每以圖式呈現，而成為原始於此漢說的新制《易》學圖式。今傳文獻所見，早見者如朱震制〈納甲圖〉（見圖 8），<sup>46</sup>又見於稍後楊甲《六經圖》與佚名《大易象數鉤深圖》所輯制圖式相同的〈八卦納甲圖〉（見圖 9），<sup>47</sup>以及佚名《周易圖》的〈八卦納甲圖〉（見圖 10）。<sup>48</sup>



圖 8 納甲圖（朱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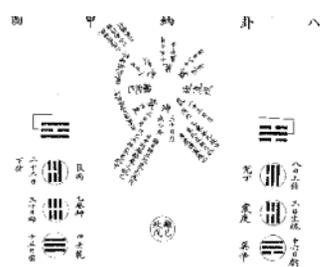


圖 9 八卦納甲圖  
（楊甲、《大易象數鉤深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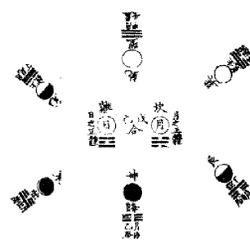


圖 10 八卦納甲圖  
（《周易圖》）

朱震制說月體納甲，或受當時丹道系統下的《易》外別傳思潮之影響，然其制〈納甲圖〉並闡述其義，大抵原本於漢說，尤其以《繫辭傳》的日月之性，以及虞翻所言，尤其關注於《周易》經傳釋例之申明，如坤卦卦辭「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即採虞翻納甲以八卦配干的日月盈虛之自然變化向度，並證成經傳已見納甲之用，則虞氏以之立說，必有其合宜之處。<sup>49</sup>

楊甲與《大易象數鉤深圖》雖輯制名為〈八卦納甲圖〉，確立八卦與月體納甲相合的必然性，但無文字之說明，而同一系統的《周易圖》，則直指離象為日，

<sup>46</sup>（宋）朱震：《漢上易傳·卦圖》，卷下，頁 341-342。

<sup>47</sup>（宋）楊甲：《六經圖》，卷 1，頁 149。又（宋）佚名：《大易象數鉤深圖》，卷上，頁 21。

<sup>48</sup>（宋）佚名：《周易圖》，卷上，頁 670。

<sup>49</sup>有關納甲之說，以及認同虞翻用以述明《周易》經傳者，（宋）朱震：《漢上易傳》，卷 1，頁 15。並（宋）朱震：《漢上易傳·卦圖》，卷下，頁 341-342。有關朱震之說，詳見陳伯廷（睿宏）：《義理、象數與圖書之兼綜——朱震易學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2011 年 9 月），頁 479-488。

坎象爲月，「是日月之正體」，月體納甲合八卦之法，同源於魏伯陽與虞翻之說，日東升西降，月西起東落，形成對應方位的運動變化關係。<sup>50</sup>坎離居戊己之位，作爲表徵日月之正體，《大易象數鉤深圖》特立兩側，凸顯日月分立東西的主導地位。時日轉化，月象移形，明暗望朔，本於陰陽消長、八卦分立的變化之性。這是魏、虞以降的一貫思想。至朱熹同闡其義，並影響元、明之後繼《易》家，丹道之說相承未絕，而此漢說也由是再顯。

元代胡一桂制〈納甲圖〉（見圖 11），取朱震所述，因本於《繫辭傳》與虞翻之說，肯定配支之法，成熟於京房之時，並與之配用相同，也說明道家的時位、卦位之用。<sup>51</sup>同時期的俞琰，於其《周易參同契發揮》，詳說日月生成推衍，八卦處位月象，制說〈納甲圖〉與八卦月象諸圖（見圖 12、13），著重於魏氏丹爐火候之說。<sup>52</sup>丹道與《易》說之同流，「日月爲易」、「月體納甲」，爲典型的思想主張，自東漢魏、虞開啓，至宋明衍成高峰。章潢《圖書編》輯圖立說，爲有關圖說的集大成者。

## （二）章潢月體納甲圖說的重要義蘊

章潢論及八卦取象時，兼採月體納甲之說，即以八卦合月體納甲之象，直指「納甲之象，三日出爲爽，震受西方庚。八日兌受丁，上茲乎如繩」。<sup>53</sup>八卦雖未全數列說，但知所言之震、兌二卦的納庚、丁，以及月象之時日方位，即魏伯陽、虞翻的月體納甲說。其輯制〈太陰盈虛之圖〉（見圖 14），<sup>54</sup>又尤能體現二家之說。

章潢圖說之重要內涵，簡要分述如後：

<sup>50</sup>（宋）佚名：《周易圖》，卷上，頁 670。

<sup>51</sup>（元）胡一桂：《周易啟蒙翼傳》外篇，頁 351-352。

<sup>52</sup>（元）俞琰：《周易參同契發揮》（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 1058 冊，1986 年 3 月），卷上，頁 635-639。

<sup>53</sup>（明）章潢：《圖書編》第 968 冊，卷 5，頁 138。

<sup>54</sup>（明）章潢：《圖書編》第 969 冊，卷 18，頁 1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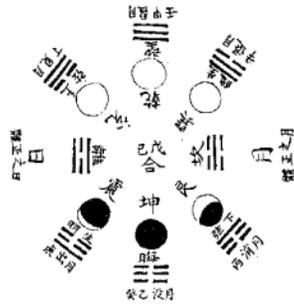


圖 11 納甲圖 (胡一桂)



圖 12 納甲圖 (俞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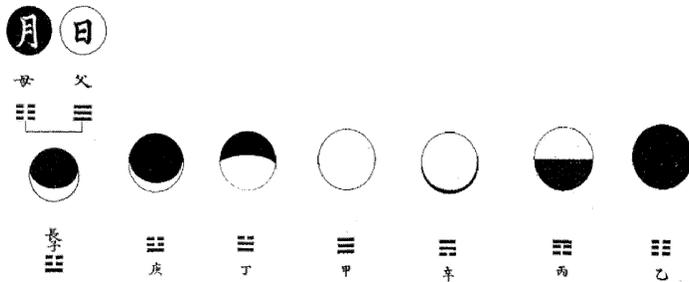


圖 13 八卦納甲月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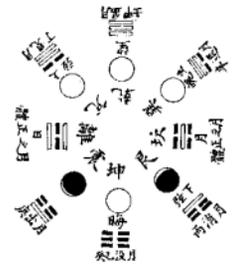


圖 14 太陰盈虛之圖

### 1. 圖說之主要來由

從圖式的形式與結構觀之，章潢此一圖說，大抵取法於元代胡一桂《周易啟蒙翼傳·外篇》之說，其大部份之原文引述，也來自胡氏，惟胡氏圖名作〈納甲法圖〉，並指稱納甲之法，當源自於《京氏易傳》以「十甲配上八卦」。<sup>55</sup>與章潢和胡氏的圖式，屬同一系，回溯推索，則可對照出《周易圖》的〈八卦納甲圖〉，相關之圖式，已如前文所示。三家圖式相近，惟章潢〈太陰盈虛之圖〉，坤卦乙亥，月沒晦象，其月象以明（白色）顯示，當如胡氏與《周易圖》月沒（黑色）為正。此章氏之誤，恐或為刊刻所誤。至於章潢原本於胡氏之說，而胡氏所云，則依朱震所述與朱熹注《參同契》之言。同時章潢認為納甲之說，早見於《京房易傳》，至魏伯陽與虞翻確立理論體系。<sup>56</sup>

<sup>55</sup> (元) 胡一桂：《周易啟蒙翼傳》外篇，頁 351。

<sup>56</sup> (明) 章潢：《圖書編》第 969 冊，卷 18，頁 158-159。

## 2. 日月懸天以成八卦之象

章潢取虞翻與朱震之言，強調月體納甲之說，源於造化自然的日月之道。日月流行運動於天，月受日照，懸天而成象，已如前引虞翻之說，「日月懸天，成八卦象」，八卦為日月變化所成四方之象而生，非庖犧冥思己意而造作的。月體納甲主要陳述與表達的，在於透過日月之輝映，以月體之成象，架構宇宙變化圖式；萬物之生成衍化，乃至人事的吉凶休咎，皆可由是而彰顯。以月體之盈虛，配用天干與八卦，並以之反映《易》道，為至為恰當者。<sup>57</sup>月體配用八卦以成象，虞翻好於用象，取此用象之法，並因之詮解《周易》經傳文義。然而，原魏氏所用，則關注於丹道，故胡一桂、章潢引宋儒之說，述明「朔旦震用事，為日月陰陽交感之初」，陰陽消息，由旦望而晦朔之變化，「道家象此以為修養之法」。<sup>58</sup>月象配用八卦，固為丹道所始本，然丹道與《易》學會通互融，此說得以體現於宋明《易》著之中，而章潢輯說，正為繼宋代至明代的典型例子。

## 3. 周月變化的時空永恆存在

月體由晦而朔，陰盡而陽升，「月生明之時」，「始受一陽之光，昏見於西方庚地」，初三日落，一線月芽，陰極生陽，合震卦 之象，出於西方庚位，即每月朔後三日，月方生明。「月上弦之時，受二陽之光，昏見于南方丁地」，即八日月上弦平如繩，陽升進至二為兌 象，出於南方丁位。「月既望之時，全受日光，昏見于東方甲地」，即三陽盛極，納甲壬之位，於十五日，月滿極明出於東方甲位，合純陽乾 象。陽極而衰，陽退陰進，「始受下一陰，為巽而成魄，以平旦而沒于西方辛」，即過十五日陽極生陰，圓月再缺，至十六日，陰始用事，合一陰初生之巽 象，月見西方之辛位。「復生中一陰為艮，而下弦以平旦而沒于南方丙」，即二十三日，月缺下弦，合二陰生艮 象，見於正南丙位。三陰盛極，不見其明，即「全變三陽而光盡，體伏於西北」，即至三十日，與日同於東北乙位升起，滅藏於癸，全隱不見其明，為月晦之象，合極陰之坤 象。<sup>59</sup>如此周

<sup>57</sup> (明)章潢：《圖書編》第969冊，卷18，頁158。

<sup>58</sup> 同前註，頁159。

<sup>59</sup> 同前註，頁158-159。

而復始，循環不已，確立宇宙時空之永恆存在。

#### 4. 坎離象義以虞說完備

對於魏伯陽始構月體納甲之說，而虞翻承繼倡說取象釋義，二家同法異旨，章潢特別肯定虞翻對於坎離二卦的定位，論述尤為完整。認為「（月）晦夕朔旦則坎象水流戊，日中則離象火就己」，坎離立「成戊己土位，而象見于中」。二卦同日月交輝互映於中、於天地之中，同五行土位王於四方，萬有之生成皆本於中，亦即本於日月，本於坎離，日月坎離本於中，為萬化之本；坎月離日本象水火，水火並五行生發之始。因此，明象求義，「虞氏比《參同契》為備」，<sup>⑥0</sup>虞翻對坎離二卦的定位，較魏伯陽之說完備。魏、虞定說坎離之位，坎離居中之概念，至宋代更為強化，如朱震特別制說〈坎離天地之中圖〉，原本於虞翻的觀點，「乾二五之坤」，得六爻坎卦，並納艮、震、坎三經卦，「坤二五之乾」，得六爻離卦，納兌、巽、離三經卦。同時直言「坎離，天地之中」，並為日月、水火之象。<sup>⑥1</sup>這些概念，也正為章潢指稱虞翻較為完備之所在。

#### 5. 納甲以月為本而諸義未甚清切

「日月為易」，確立存在的重要本質，然就納甲之說的成象，雖因日光而就月象，卻仍當主於月，所以章潢認為「納甲之說本乎月」。不論「初三日震象，初八日兌象，十五日乾象，十八日巽象，二十三日艮象，三十日坤象」，皆月體運化之得象，而「所納庚、丁、甲、壬、辛、丙、乙、癸，亦無悖於理」，六卦所納八干，合於理據，乃本於天干合五行與方位之道而用。並言「子午，天地之中也，坎離居子午之位，戊己之土，位乎中央」。地支之配位，子午分屬南北水火之位，並不能視為居中之位，或因二卦本為水火之象，而二卦戊己土位居中，所以視之以子午為天地之中。納甲以坎離居中，本無疑慮，「中」有原始根源之義，則坎離居中，章潢認為或即為「陰陽之根」，或又有因「得乾坤中爻」以致之者。五行居位，各有陰陽，中為土之本位，則坎戊為陽土，離己為陰土。另歷言「離為日之正體，坎為月之正體」，坎離分屬日月。綜上諸說，皆強調坎離二

<sup>⑥0</sup>（明）章潢：《圖書編》第969冊，卷18，頁159。

<sup>⑥1</sup>（宋）朱震：《漢上易傳·卦圖》，卷下，頁811-812。

卦的重要地位，以及在月體納甲中之定位。然而，章潢卻又指出這些內容，似又有合宜上的不真確性，即其所謂「終與納甲之義不甚清切」。<sup>62</sup>如何的「不甚清切」，章潢並未明說，只帶有或不完備的語氣。或許在於提升坎離二卦地位，作為日月之象的代稱，超越了八卦中的六卦之上與之外，月象既與八卦配用，坎離二卦不能置外於月象之可能形貌，反而成為主導月象之來由。不論從理論的完備性，或是八卦的原始概念來看，坎離二卦的定位，有不夠「清切」的蘊味在。

#### 四、十二消息與六十四卦卦氣圖說

漢代《易》學的卦氣之說，除了作為象數之學的重要範疇與主張外，也為漢代陰陽災異的重要內容。「卦氣」作為《易》學觀點與概括的知識系統，糾合天文、曆法、律呂、與干支、五行等元素，為漢《易》之重要特色。<sup>63</sup>歷代學者以孟喜作為漢代卦氣說的最重要代表，孔穎達（574-648）《周易正義》與李鼎祚（?-?)《周易集解》，可見其片斷佚說；其後僧一行（683-727）《卦議》逐載其言，如云「十二月卦出於《孟氏章句》，其說《易》本於氣，而後以人事明之」。特別強調其以卦氣思想，貫通人事之理。<sup>64</sup>惠棟考索其說，制〈六日七分圖〉與

<sup>62</sup>（明）章潢：《讀易雜記》，卷2，頁546。

<sup>63</sup>現存文獻所載，「卦氣」一詞，首見於《漢書·谷永傳》云：「王者躬行道德，承順天地，……則卦氣理效，五微時序，百姓壽考，庶中蕃滋，符瑞並降，以昭保佑。失道妄行，逆天暴物，……則卦氣悖亂，咎徵著郵……。」（漢）班固：《漢書·谷永傳》（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11月），卷85，頁3467。又《易緯》亦有「卦氣」之名，且與之有關之《易》學知識內容，尤是豐富而完整；其言「卦氣」者，《稽覽圖》云：「甲子卦氣起中孚。」（漢）佚名：《易緯稽覽圖》，卷上。引自（清）趙在翰輯，鍾肇鵬、蕭文郁點校：《七緯（附論語識）》，頁68。述明六十四卦與節氣之聯結。歷來學者探討漢《易》之核心思想主張，大抵以卦氣作為概括。

<sup>64</sup>僧一行在其《卦議》中強調孟喜《易》說以卦氣為本，並云：「夫陽精道消，靜而無迹，不過極其正數，至七而通矣。七者，陽之正也，安在益其小餘，令七日而後雷動地中乎？當據孟氏，自冬至初，中孚用事，一月之策，九六、七八，是為三十。而卦以地六，候以天五，五六相乘，消息一變，十有二變而歲復初。坎、震、離、兌，二十四氣，次主一爻，其初則二至、二分也。坎以陰包陽，故自北正，微陽動於下，升而未達，極於二月，凝滯之氣消，坎運終

〈卦氣七十二候圖〉（見於後引），並取《稽覽圖》、魏《正光歷》、一行《六卦議》等文獻，述明孟喜之卦氣系統。<sup>65</sup>

另外，京房《易》說，不論《漢書》本傳或《五行志》、《宋書·五行志》、《周易集解》等諸典籍，皆可見其高度災異化的卦氣思想。其他如《易緯》保存諸重要的卦氣主張，不論《乾鑿度》、《乾坤鑿度》、《稽覽圖》、《通卦驗》、《乾元序制記》、《是類謀》等，皆可綴構有關思想。東漢至三國初期，鄭玄、荀爽（128-190）、虞翻等人，不但保存孟、京卦氣說，並擴張象數之運用，卦氣仍為重要的核心觀點。

宋代時期，漢代象數歷經嚴峻的挑戰，但也因為陳搏一系《易》學的發展，引領出一種繼承與創新的新生態，每每結合圖式化的呈現，從兩宋、元代至明代，相繼而未墜；至章潢《圖書編》所輯，便可見其典型。本文專就十二消息卦圖說與六十四卦卦氣圖說進行申述。

### （一）十二消息卦圖說

以陰陽消息推衍，確立十二消息卦，結合卦氣以釋說《周易》經傳辭義，為漢代普遍之現象。朱彝尊（1629-1709）引徐善《四易》指出《歸藏易》即所謂「《商易》」，有十二辟卦之說。<sup>66</sup>事實上早在干寶（?-336）時，即引《歸藏易》言十二消息卦，以之源起於商代，所以尚秉和（1870-1950）《周易尚氏學》肯定《歸藏易》已見其用，而《左傳·成十六年》記載晉侯筮與楚之例，「以復居子」，復卦代表消息十一月，十二消息卦為春秋戰國時期固存之認識。<sup>67</sup>漢代以卦

---

焉。春分出於震，始據萬物之元，為主於內，則羣陰化而從之，極于南正；而豐大之變窮，震功究焉。……故四象之變，皆兼六爻，而中節之應備矣。《易》爻當日，十有二中，直全卦之初，十有二節，直全卦之中。」（宋）歐陽修、（宋）宋祁：《新唐書·曆志》（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11月），卷27上，頁598-599。強調四正配位的陰陽消息變化之道，乃至爻主二十四節氣的情形。

<sup>65</sup>（清）惠棟：《易漢學》，卷1-2，頁303-324。

<sup>66</sup>（清）朱彝尊：《經義考·易二》（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11月），卷3，頁29。

<sup>67</sup>尚秉和云：「清儒毛西河等，動以月卦屬之漢人，此大誤也。干寶《周禮》注引《歸藏》云：復子、臨丑、泰寅、大壯卯、夬辰、乾巳、姤午、遯未、否申、觀酉、剝戌、坤亥。是月卦已

氣爲盛，十二消息卦更爲漢代《易》學家多元而成熟運用的《易》例，標誌爲卦氣說的重要思想，不論孟喜、京房、《易緯》、鄭玄、荀爽、虞翻等諸家，皆廣泛會通使用，如孟喜、《易緯》以之結合四正卦、十二月、二十四節氣與七十二候的一年變化之推衍。又如虞翻以十二消息卦作爲構築卦變系統之基礎。消息卦的形成，本於如《繫辭傳》所云「剛柔相推而生變化」，「變化者，進退之象」<sup>68</sup>的陰陽進退、盈虛變化觀念，以十二消息卦說明陰陽之運動變化，由乾坤的陰陽相互交感、剛柔相互推衍而化生萬物，其規律變化的週期，成爲漢儒論述卦氣說的主要元素。此消息卦之說，至宋代圖書之學的發展，成爲衍說制圖的重要對象。

### 1. 消息圖說之承啟

十二消息卦自漢魏以降，爲歷代《易》學家倡論陰陽變化的重要概念，亦每爲學者構制圖說的對象。北宋劉牧制〈重六十四卦推盪訣圖〉（見圖 15），<sup>69</sup>爲考索今傳文獻納用十二消息卦制圖立說之早見者，至南宋朱震《漢上易傳·卦圖》即有大量十二消息卦相關之圖說，包括如〈消息卦圖〉（見圖 16）、〈斗建乾坤終始圖〉（見圖 17）、〈天之運行圖〉（見圖 18）與〈坤上六天地玄黃圖〉（見圖 19）等諸圖，以乾坤剛柔變化，說明陰陽的消息推衍，並重視坎離在消息變化體系中的重要角色。<sup>70</sup>

朱震又如制〈乾坤交錯成六十四卦圖〉（見圖 20），藉由乾坤交錯流行，產生八卦、十二消息卦，相互推盪形成六十四卦，聯結四時以形成時空變化的宇宙圖式；取荀爽之言，強調乾、坤、坎、離的終始之變，十二消息卦並在卦變系

---

見於二《易》。故坤《象》及上六爻辭，非用月卦不能解，明以坤居亥也。《左傳》得復卦曰：『南國蹇，射其元王中厥目。』以復居子，尤爲顯著。後漢人注《易》，往往用月卦而不明言，以月卦人人皆知，不必揭出，其重要可知已。」（清）尚秉和：《周易尚氏學·總論·第十論消息卦之古》（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12月），頁8。

<sup>68</sup>（魏）王弼、（晉）韓康伯注：《周易王韓注·繫辭上》，頁204。

<sup>69</sup>（宋）劉牧：《易數鉤隱圖·遺論九事》（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8冊，1986年3月）。

<sup>70</sup>（宋）朱震：《漢上易傳·卦圖》，卷中、卷下，頁336、340、344、346。有關圖說詳細之闡述參見陳伯廷（睿宏）：《義理、象數與圖書之兼綜——朱震易學研究》，頁347-356；頁496-5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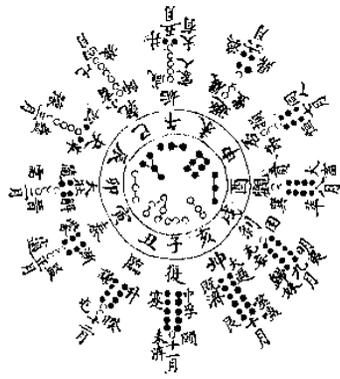


圖 15 重六十四卦推遷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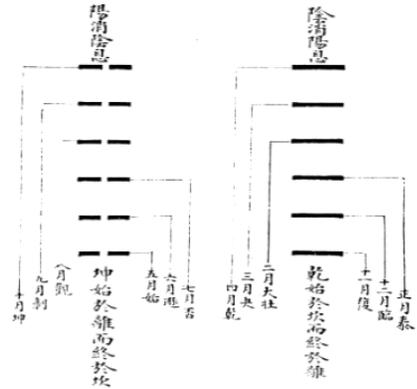


圖 16 消息卦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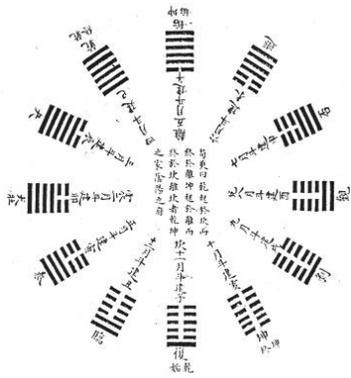


圖 17 斗建乾坤終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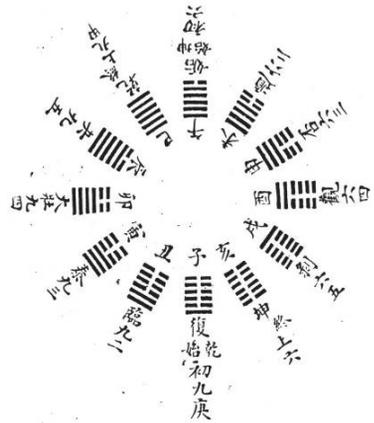


圖 18 天之運行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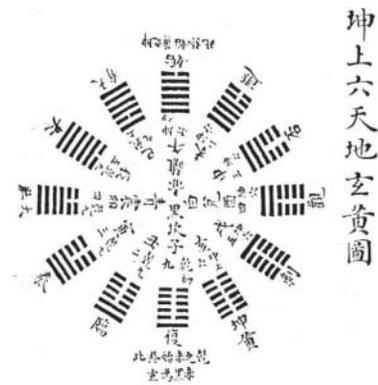


圖 19 坤上六天地玄黃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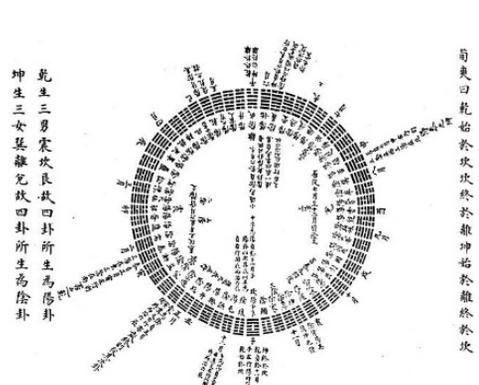


圖 20 乾坤交錯成六十四卦圖

統中，具有舉足輕重之地位。<sup>71</sup>

朱震之後，圖說十二消息卦，以及以之為用的有關圖說，衍繹繁生，不勝枚舉。如宋代楊甲輯制〈卦爻律呂圖〉、〈運會歷數圖〉、〈復姤小父母圖〉，<sup>72</sup>唐仲友（1366-1188）制〈易陰陽消長之圖〉、〈乾坤寒暑消長之圖〉，<sup>73</sup>元代錢義方（?-?) 制〈十二卦月分圖〉、〈六十四卦節氣圖〉等等。<sup>74</sup>十二消息卦作為卦氣與卦位運用，乃至宋代以降卦變之說的重要元素。至明代章潢《圖書編》，亦見原始於十二消息卦之卦氣本色，輯制更為多元的消息圖說。為主體的相關圖說，分述如下。

## 2. 章潢消息卦圖說之重要意涵

章潢廣輯前人十二消息卦圖說，立論己意，含章可顯，有關圖式之重要內容，包括強調十二卦明示陰陽消長之妙、陰陽卦氣彌綸天地之道、氣化推衍合造化之幾、合大小父母為自然生生之本等諸要義。

### (1) 十二卦為陰陽消長之妙

章潢輯制〈六陰六陽消長卦圖〉（見圖 21），<sup>75</sup>以陰陽為一切存在之根源，強調乾坤純陽純陰，為資始資生的陰陽象徵，乾坤六陰六陽之陰陽消長，為一歲終始之道。宋代李衡（1100-1178）解釋漢代六日七分之說，指出乾坤作為《易》之門戶，「天地闔闢，陰陽終始於其間」。陰陽彼此相需相輔，「陽不得陰之助，不能任以生物；陰不得陽之助，不能任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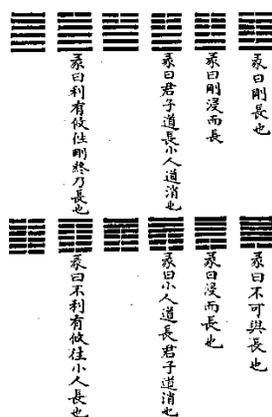


圖 21 六陰六陽消長卦圖

<sup>71</sup> (宋) 朱震《漢上易傳·卦圖》，卷中，頁 328-329。

<sup>72</sup> (宋) 楊甲：《六經圖》，卷 1，頁 155-159。

<sup>73</sup> (宋) 唐仲友：《帝王經世圖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 922 冊，1986 年 3 月），卷 2，頁 400、405。

<sup>74</sup> (元) 錢義方：《周易圖說》（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 26 冊，1986 年 3 月），卷下，頁 647。

<sup>75</sup> (明) 章潢：《圖書編》第 968 冊，卷 5，頁 141。

成物」，陰陽相助，方能生物成物。此陰陽流行變化之道，可貫之以乾坤二卦的六陰六陽，展示其「天地盈虛消長之道，配於四時十二月，周而復始」。<sup>76</sup>李氏之說，正可以述明章潢此圖之旨，亦即章潢圖說義蘊，與前賢所述相符合。

章潢圖說序列乾坤布分的十二消息卦，並取《象辭傳》所述，明其諸卦之義，陽息一陽復卦，言「剛長也」，天道之行，反復其道，一陽出而陽剛長，得以動而順行。二陽臨卦，言「剛浸而長」，乾陽續升，二陽生而剛德內充浸長，故可監臨天下，不失其德。三陽泰卦，言「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陽息而剛升，萬物盛茂，君子之道亦長，則陰消而柔降，若小人之道弱。五陽夬卦，言「利有攸往，剛終乃長也」，<sup>77</sup>以陽決陰，以剛決柔，君子之道長，處利勢可往，此陽剛大成，得以決小人，故能以剛長有終。陰消之卦，一陰姤卦，言「不可與長也」，女壯之勢方興，以陰消陽，不可與之同長而失陰陽之道。二陰遯卦，言「浸而長也」，二陰已升，陰勢浸長，當予以及時歸正。三陰否卦，言「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與泰卦相反，三陰盛升，小人道強而君子道弱。五陰剝卦，言「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陰長盛極，萬物剝落，前往無利，此小人道長之窮。《象辭傳》之說，說明十二消息卦思想已運用於其中，消息卦本於陰陽剛柔的消息之道，一陽復卦同一陰姤卦，可對應其剛柔之長否，餘各六陰六陽的消長之卦亦同。

章潢強調此十二卦，為「陰陽消長之機」，聖人並在六十四卦中，僅以十二消息卦如上述之復、臨等八卦，稱說其「長」，且特於四個陽卦言「喜其長」，四陰卦則言「懼其長」，說明天道人事，皆因本此義，以陽長為喜，陰長為憂。聖人透過十二消息卦，「發明陰陽消長之理，陽長陰消則吉，陰長陽消則凶」，同於人道「所以進退存亡」之理。是以十二消息卦的陰陽消長之妙機，能夠「藏往知來」，彰明「天地合德，四時合序」之大道；本於此大道，則人事之「泛應曲當」，可以「舉措合宜，與時偕行」，吉而無不利。<sup>78</sup>

<sup>76</sup> (宋) 李衡：《周易義海撮要》（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 13 冊，1986 年 3 月），卷 12，頁 615。

<sup>77</sup> 圖說《象辭傳》言「剛終乃長也」，原《象辭傳》當為「剛長乃終也」，據改。

<sup>78</sup> (明) 章潢：《圖書編》第 968 冊，卷 5，頁 142。

(2) 消息卦氣彌綸天地之道

十二月之卦氣推衍，述明天道時序之化，為歷來《易》家所普遍稱說，並為《參同契》一系丹道之法，於節度火候之進退的時宜觀念所用，為彌綸天地之道的另一陰陽變化之理。此一觀念，並在章潢輯制的〈十二月卦氣圖〉（見圖 22）<sup>79</sup>中可以體現。章潢此一圖說，與宋代鮑雲龍（1226-1296）的《天原發微》中所輯〈十二月卦氣圖〉（見圖 23）之圖式意蘊相近。<sup>80</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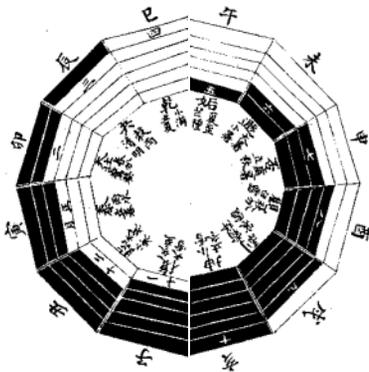


圖 22 十二月卦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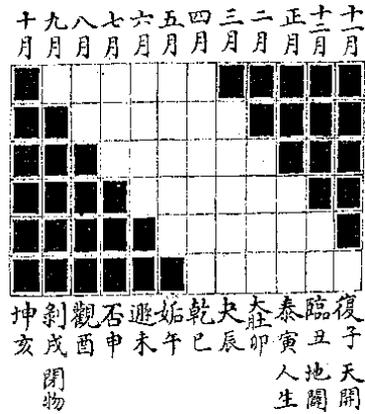


圖 23 十二月卦氣圖

十二月卦氣主要將十二消息卦合十二月與二十四節氣，即一卦合二節氣，為漢代卦氣說的重要部份。消息起於十一月，為一年之開端，即陽氣初生之時。章潢指出純陽之卦「自復卦一陽生，為冬至子中，屬十一月中；臨卦二陽生，為大寒丑中，屬十二月中；泰卦三陽生，為雨水寅中，屬正月中；大壯四陽生，為春分卯中，屬二月中；夬卦五陽生，為穀雨辰中，屬三月中；乾卦六陽生，為小滿巳中，屬四月中」。陽極則陰生，則純陰之卦由「姤卦一陰生，為夏至午中，屬五月（中）；<sup>81</sup>遯卦二陰生，為大暑未中，屬六月中；否卦三陰生，為處暑申中，屬七

<sup>79</sup> (明)章潢：《圖書編》第 968 冊，卷 5，頁 142。

<sup>80</sup> (宋)鮑雲龍：《天原發微》各類圖（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 806 冊，1986 年 3 月），頁 16。

<sup>81</sup> 疑缺「中」字，以括弧補入。

月中；觀卦四陰生，為秋分酉中，屬八月中；剝卦五陰生，為霜降戌中，屬九月中；坤卦六陰生，為小雪亥中，屬十月中」。陰極復生陽，故又繼之以十一月復卦，如此「陰陽消長，如環無端」。是以卦畫之生衍同卦氣之運行，與日月運動、陰陽消長相互配應，合於《繫辭傳》所言「《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之大義。<sup>62</sup>

### （3）氣化推衍合造化之幾

與〈十二月卦氣圖〉相近，同樣以十二消息卦配用節氣之變化，章潢另輯〈造化之幾圖〉（見圖 24），<sup>63</sup> 通天道氣化於人事之中，說明造化的幾微之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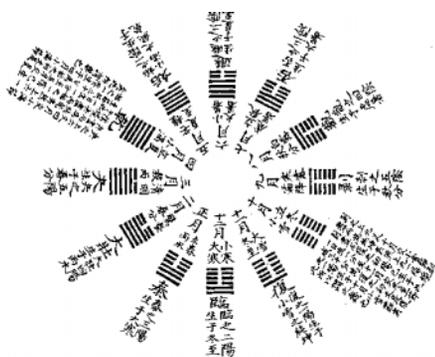


圖 24 造化之幾圖

章潢透過十二消息卦的爻位變化，呼應陰陽推衍下的自然節候之流行轉換。指出十月小雪節，正為剝卦上九之時，萬有剝落已盡，於交小雪之日，正為純坤之卦。至一陽生之復卦，陽生初爻已成，即冬至之時，乃「生於十月交小雪之時，非生於冬至之日」。至四月小滿節之時，乃夬卦上六一爻之終，至此則「夬之無餘」，即純乾之卦。小滿節氣已立，又正為姤卦初爻一陰生於此時，一直至五月夏至而成，則姤卦非生於夏至之時。章潢同時認為乾坤十二爻推衍合為十二消息卦，十二爻當十二月，每爻積三十分，一日一分，如小雪至冬至、小滿至夏至，積三十分為三十日，則一個節氣十五分，二個節氣合一卦為三十分。消息卦合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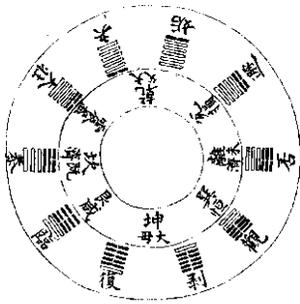
<sup>62</sup> （明）章潢：《圖書編》第 968 冊，卷 5，頁 142-143。

<sup>63</sup> 同前註，卷 7，頁 216。

氣之推衍，由微而顯，此推變所合，正自然的「造化之幾」，而其「幾之初生甚微」，誠如其引《繫辭傳》所言，「幾者動之微」，知幾之神，為萬物生生的神妙之性。造化由微而顯，其始之幾甚微，落於一事一物之中，乃至參天地造化之人心皆然，並如聖人所以明「致治於未亂，保邦于未危」之義。十二消息卦氣之說，乃造化之幾，「必慎獨研幾為第一關」，知其幾必在觀其微。<sup>84</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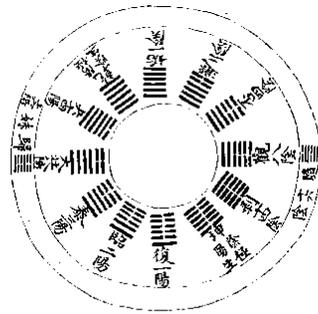
(4) 合大小父母為自然生生之本

章潢另外輯制〈乾坤大父母圖〉（見圖 25）與〈復姤小父母圖〉（見圖 26），<sup>85</sup>二圖以乾坤為大父母，又立復姤為小父母，這種以大小父母作為生成之本的思想，非漢《易》所屬，為邵雍一系之常說。然而，視乾坤為父母者，《易傳》已立，且漢代魏伯陽《周易參同契》有言，「乾坤者，《易》之門戶，《易》卦之父母」。<sup>86</sup>視乾坤為萬有之本，一切之父母，為不變之理解。另外，有關陰陽之變化，以十二消息卦為用，固為漢代原有的普遍元素。



乾一變而為兌，二變而為離，三變而為震，四變而為巽，五變而為坎，六變而為艮，七變而為坤。坤一變而為復，二變而為臨，三變而為泰，四變而為大壯，五變而為乾。此十二消息卦之變也。

圖 25 乾坤大父母圖



復一變而為臨，二變而為泰，三變而為大壯，四變而為乾。姤一變而為遁，二變而為否，三變而為觀，四變而為剝，五變而為坤。此十二消息卦之變也。

圖 26 復姤小父母圖

<sup>84</sup> (明)章潢：《圖書編》第 968 冊，卷 7，頁 216-217。

<sup>85</sup> 同前註，卷 5，頁 140-141。

<sup>86</sup> (漢)魏伯陽：《周易參同契·大易總敘章第一》。引自(元)俞琰：《周易參同契發揮》，卷上，頁 628。

乾坤爲大父母，復姤爲小父母的思想，主要作爲立論先天之學的依據，源自邵雍以至鄭夬而後傳，雖邵雍之子邵伯溫（1057-1134）曾對乃父與鄭氏之說提出分殊與辨駁，<sup>97</sup>但基本主張上的傳衍系譜，爲歷來《易》家所認同，朱震並載述邵氏之說，定稱「乾坤，大父母也，故能生八卦；復姤，小父母也，故能生六十四卦」。<sup>98</sup>以乾坤作爲八卦的主要依據，復姤則爲陰陽化生之始，六十四卦由是而生。章潢輯制二圖，除了確立與強化邵雍學說的大小父母之主張外，也特別區分乾坤作爲大父母，姤復爲小父母之原由。二個圖說不離十二消息卦，不論大父母或小父母，皆與陰陽消息推變相繫。其重要意義包括：

其一、以乾坤爲主體，作爲大父母，生成八卦，六十四卦並繼而推變，八卦之生成，依乾、震、坎、艮、坤、巽、離、兌的乾坤相盪的三索成子女卦的方式，天左旋而地右轉的布列模式，但這樣的八卦布分，卻非邵雍的先天八卦之卦序分列。

其二、乾坤大父母強調乾坤的陰陽消息變化，「乾一變姤，二變遯，三變否，至五變爲剝而止；物不可以終，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坤一變復，二變臨，三變泰，至五變爲夬而止；夬必有遇，故受之以姤」。由六陽乾卦，六爻序變自姤而止於剝；六陰坤卦，六爻序變自復止於夬。這種同樣爲乾坤陰陽消息而序列的十二卦，與傳統十二消息卦的序列不相同，原本陽息之卦卻爲坤卦所變，而陰消之卦爲乾卦所變。這樣的卦列思想，主要在於呼應邵雍的先天圖說。

其三、復姤作爲小父母的圖說，強調「一陽來復，變臨爲二陽，至泰爲四陽，至大壯爲八陽，至夬爲十四陽，終其變于歸妹成一十六陽；一陰始姤，變遯爲二陰，否爲四陰，觀爲八陰，剝爲十四陰，終其變于隨成一十六陰」。此同樣呼應先天圖說的加一倍法觀念，透過傳統消息卦之推變進行申說。

其四、強調六十四卦不過爲陰陽之變，一陽爲復，乃陽升之始，至六陽乾卦則純乎陽；一陰爲姤，乃陰升之始，至六陰坤卦則純乎陰。根本於傳統十二消息

<sup>97</sup>（宋）邵伯溫：《易學辨惑》（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9冊，1986年3月），頁403。

<sup>98</sup>（宋）朱震《漢上易傳·卦圖》，卷上，頁312。

卦的觀念，「由復而臨、泰、大壯、夬、乾，則乾道成男；由姤而遯、否、觀、剝、坤，則坤道成女」。陰陽變化成十二消息卦，即乾坤之道、男女生成之義。因此，從陰陽變化的卦列生成而言，「萬物化生皆成于乾坤，而始于姤復」，所以乾坤與姤復總為大小父母。章潢同時認為，邵雍以陰陽之「九與六，能盡人間事」，所指即乾坤大父母卦。至復姤二卦，「復為天根，姤為月窟」，「乾遇巽時觀月窟，地逢雷處看天根」，所以姤復為小父母卦；能夠善用乾坤「九與六」的陰陽之化者，則在於「致審于姤復之際」。<sup>89</sup>

其五、乾坤與姤復皆稱「父母」，大小有別，乾父坤母，姤復只不過為乾坤之初爻，姤復為乾坤所生，既是如此，則乾坤為父母，先於姤復。至若均以「父母」為稱，蓋「父母為能生生不息」，乾坤父母傳衍，姤復代父母而繼生，由乾坤而生姤復，而生六十四卦。是知乾坤乃「大生廣生」，由微至著月始於一陰一陽，則乾陽之極以一陰生而成姤，坤陰之極以一陽生而成復，故萬物之生生化化而無窮盡者，皆在「乾坤姤復之間」。章潢再次強調，乾坤象天地而立天下之大本，但天地的「一呼一吸，一動一靜，即吾人之姤復也」，吾人「慎毋忽于姤復之幾」。<sup>90</sup>芸芸萬物，由微而顯，必始幾於乾坤一陰一陽的姤復，姤復成為邵氏六十四卦生成卦說與先天之學的重要概念，其思想與傳統十二消息卦相休戚，並創發與凸顯姤復二卦的地位。

## （二）六十四卦卦氣圖說

孟喜為卦氣說之先趨，以至於《易緯》較為完整記載有關六十四卦的卦氣之說，運用四正卦、十二消息卦、六十卦（四正卦除外），結合六日七分之說，配應當期之日、二十四節氣、二十八星宿、七十二候等卦氣之說。至宋代再次以圖式結構方式呈現，較早可見者為朱震《漢上易傳》輯制李溉（?-?）所傳的〈卦氣圖〉（見圖 27），<sup>91</sup>說明漢代的卦氣之說，保留於李溉的傳述之中，也使卦氣之

<sup>89</sup> （明）章潢：《圖書編》第 968 冊，卷 5，頁 141。

<sup>90</sup> 同前註。

<sup>91</sup> （宋）朱震：《漢上易傳·卦圖》，卷中，頁 323。

說圖式化與具象化。

1. 卦氣圖式化之開展

宋代易學圖說之發展，原本於漢代的卦氣說，予以圖式化，在朱震之後，如佚名《大易象數鉤深圖》輯制〈六十四卦卦氣圖〉（見圖 28），<sup>92</sup>雖圖名不同，但圖式結構與內容，當屬同一系之圖說。宋明時期學者述此六十四卦卦氣說，當原本於朱震。至清代惠棟考索與復原漢學，闡明孟喜學說主張，制〈六日七分圖〉（見圖 29）與〈卦氣七十二候圖〉（見圖 30）二圖，<sup>93</sup>亦承自朱震。



圖 27 李溉卦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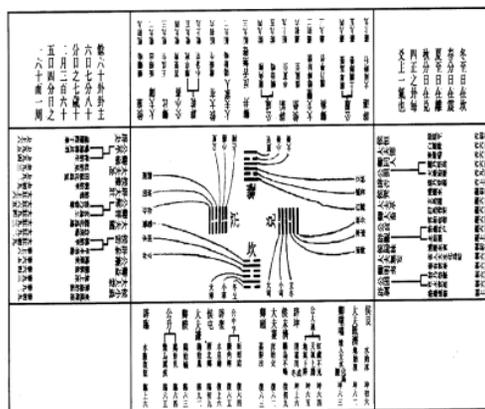


圖 28 六十四卦卦氣圖



圖 29 六日七分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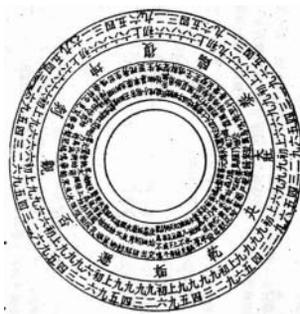


圖 30 卦氣七十二候圖

<sup>92</sup> (宋) 佚名：《大易象數鉤深圖》，卷下，頁 73-74。

<sup>93</sup> (清) 惠棟：《易漢學》，卷 1，頁 304-306。

此卦候配應之圖說，宋、元、明三代不斷的傳衍制用，如宋代唐仲友制〈卦候之圖〉、<sup>94</sup>元代張理（?-?)制〈周天歷象氣節之圖〉、<sup>95</sup>郝大通（1149-1212）制〈二十四氣加臨乾坤二象陰陽損益圖〉與〈六子加臨二十四氣陰陽損益圖〉等等，<sup>96</sup>運用屬於漢代卦氣說的諸多元素，構制其相關易學卦氣圖說之多元化內容，但有關的基本概念，仍然不脫漢儒卦氣思想之本色。至明代章潢之輯說，則在承繼前人中，發為己意。

## 2. 章潢六十四卦卦氣圖說之重要認識

章潢輯制〈六十四卦氣候圖〉（見圖 31），<sup>97</sup>便在朱震、《大易象數鉤深圖》等基礎下確立，以四正卦併六十卦，配用一年之日、二十四節氣與七十二候。有關章潢圖說之重要認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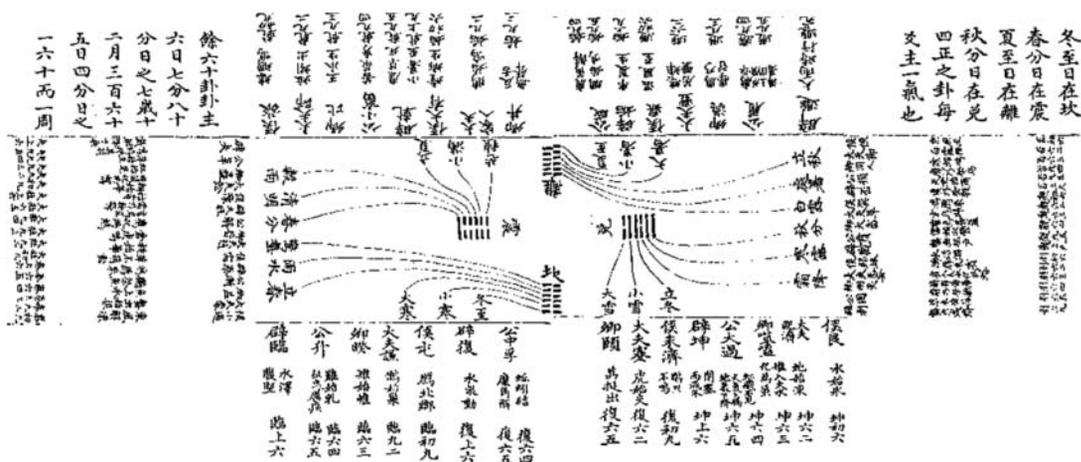


圖 31 六十四卦氣候圖

- <sup>94</sup> (宋) 唐仲友：《帝王經世圖譜》，卷 1，頁 395。
- <sup>95</sup> (元) 張理：《易象圖說·外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 806 冊，1986 年 3 月），卷下，頁 423。
- <sup>96</sup> (元) 郝大通：《太古集》（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正統道藏》本第 43 冊，1988 年 12 月），卷 3，頁 701-702。
- <sup>97</sup> (明) 章潢：《圖書編》第 969 冊，卷 27，頁 501。

(1) 〈六十四卦氣候圖〉，不論結構或內容，與朱震、《大易象數鉤深圖》之圖說相近，當為同一系之相承者，前承當可推至李溉，而惠棟回復漢《易》，敷陳孟喜之主張，直稱孟喜之學，本李溉所言，而李溉所據，是否確為孟氏原說，仍有可商榷者。

(2) 六十卦每卦六日七分，其值日之法，認為於京房卦氣直日之前已辨。六十卦去除十二消息卦（君卦）的四十八卦，配公、侯、卿、大夫等爵位，於漢說全無實據，亦非《易》之本有者，「姑存之，以備歷家之一法」。<sup>98</sup>

(3) 此一系卦氣圖式，確定為李溉所傳，朱震並指有關之主張，源自《易緯》所述。如《通卦驗》確立坎、離、震、兌四正卦主二十四節氣，六十卦每卦主六日七分。又，《稽覽圖》除了同言六日七分外，又言「甲子卦氣起中孚」，中孚卦作為一年開端冬至之位。<sup>99</sup>宋代學者每有依準《稽覽圖》之說者，如司馬光（1019-1086）《易說》即是，<sup>100</sup>朱震同是。因此，章潢立論此說，設問「古之言卦氣者，本于何書？出于何氏」？明確指稱「《易緯稽覽圖》曰：卦氣起于中孚。坎、離、震、兌，各主一方，其餘六十卦，卦有六爻，爻則主一日，凡主三百六十日，餘有五日，每日分為八十分，五日分為四百分」，卦又各得七分，合每卦得六日七分，是「世儒傳卦氣六日七分之說，蓋起於此」。認為六日七分說源於《稽覽圖》。<sup>101</sup>

(4) 卦氣起於中孚卦，六十卦始於北方子位十一月之中孚卦，依次為復、屯、謙、睽等諸卦之次序，終於未濟、蹇，而至頤卦，周而復始，合一年時序之變化。六十卦配月，分別如十一月子辰為未濟、蹇、頤、中孚、復，其他諸月各配五卦，終於十月亥辰為艮、既濟、噬嗑、大過、坤。六十卦的布列，合於漢說，

<sup>98</sup> (明)章潢：《圖書編》第969冊，卷27，頁501。

<sup>99</sup> 《易通卦驗》，卷下。引自(清)趙在翰輯，鍾肇鵬、蕭文郁點校：《七緯（附論語識）》，頁145-156。又《易稽覽圖》，卷上、卷下。引自(清)趙在翰輯，鍾肇鵬、蕭文郁點校：《七緯（附論語識）》，頁68、頁90-111。

<sup>100</sup> (宋)司馬光：《易說》（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8冊，1986年3月），卷2，頁597。

<sup>101</sup> (明)章潢：《圖書編》（第969冊），卷27，頁502。

展現陰陽的變化規律。

(5) 消息卦合四正卦配應節氣，同《通卦驗》之詳載；消息十一月復卦，主大雪與冬至二氣，值兌卦上六與坎卦初六之位；餘諸消息卦所配，見圖說所示，不作贅述。<sup>102</sup> 卦配節候，《易緯》明確詳列，朱震強調《通卦驗》所載，為傳世文獻之實見，章潢並以《易緯》為源。然而，僧一行《開元大衍歷經》述明孟喜七十二候卦氣之配位，又為歷來學者所通說者。<sup>103</sup> 不管如何，以今傳文獻具體可及者，仍當以《易緯》為宗。

(6) 卦氣之說，不論來自孟喜，或來自《易緯》，章潢認為皆非《周易》原有之思想，以卦值日之說，當本於孔子《繫辭傳》所載，「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並言「二篇之策數有萬一千五百二十」，原始值日僅就乾坤六爻與《周易》二篇之策數而言，未就六十四卦之爻作值日之配用。因此，《易緯》的六日七分、卦氣起中孚諸卦氣說，乃僻怪牽強之模效陋說，學者不當溺於此誤論，宜睹於《易》道之本旨，究其真義。<sup>104</sup>

## 五、結論

綜上所述，歸納以下幾點重要結論：

(一) 章潢《圖書編》輯制多元龐富的圖說中，可以把梳代表漢代核心象數主張的具象化圖式，反映漢《易》之本色；圖式系譜傾向與內容所指，主要源自宋代之說，尤其與朱震、《大易象數鉤深圖》、《周易圖》等圖說關係密切。代表宋代以降一貫的舊有元素與新創相融的新理解。除了回歸對傳統的復原與重制，並重於新的理解與自主創構，不悖傳統，又有思想再造的新突破。

(二) 不論「日月為易」、「月體納甲」、卦變與卦氣相關圖說，章潢承繼

<sup>102</sup> 宋代朱震論述四正二十四爻與節氣之配位，少部份未察其實，稍有謬誤。（宋）朱震：《漢上易傳·卦圖》，卷中，頁323-324。

<sup>103</sup> 惠棟《易漢學》所述。有關內容詳見陳伯廷（睿宏）：《惠棟易學研究》，頁130-131。

<sup>104</sup> （明）章潢：《圖書編》第969冊，卷27，頁502-503。

前人圖式，因於來俗而未明來由，雖或恐有剽奪襲竊之嫌，但輯圖立言，並不僅止於鑿力象數或苛圖機械化的認識，亦非求之有眩崖驚墜之憂，而尤能知《易》道思想醇邃之義，故每多置重於義理之闡釋，以及對諸多傳統主張之反思，從聖人作《易》之本義與《易》學指向，檢省可能之牴牾，察究猶有之聖道，擴展出較漢儒舊說乃至諸宋明以來所述者，啓發具思想性之內涵。

（三）「日月爲易」與「月體納甲」圖說，強化魏伯陽丹道系統與虞翻用象背後「易」義的日月陰陽之道，與坎離二卦的主體地位。抒發「日月爲易」之義，日月之運行，同於陰陽之變，具變易、交易與剛柔相易之性，呈現其大德生生，懸象著明，寒暑推移，四時合序之道。同時推明月體之用，始於京氏而至魏、虞定法，並以虞說尤善。取日月合八卦之象，說明自然存在的終始循環之永恆性意義。反省納甲之說，八卦配用天干，坎離定位不合傳統八卦之屬性，其蘊義不夠清切。章潢既述又評，同時提高漢說的義理層次，可以作為宋明於此理解之另一參照。

（四）多元圖式面貌的十二消息卦說，自宋至元明，除了承繼未絕，造作未暇，更凸顯漢《易》元素的擴展創造，章潢輯圖尤顯此性，並特從義理視域進行闡述。消息卦明陰陽消息之機，彌綸大道，造化自然，歸於一陰一陽，體其幾微，執重其生生之本。至若以乾坤、姤復明大小父母之性，非漢儒所有，猶專主於邵氏宋說，此又證成漢《易》本色之再造。章潢於此圖式之詮解，淡化象數之質，深化義理之義。

（五）六十四卦卦氣圖說，歷來標示孟喜爲先驅，自李溉而定其所主，而章潢所輯圖說，詳考其由，系譜清朗，節候、值日與配卦之法，歷傳不異，並爲宋明關注漢說之重要主張。章潢覈究文獻之確見，論定當本於《易緯》。對於值日配用，乃至卦氣起於中孚之說，指爲怪誕附會之俗論，非《易》之本有，否定漢儒以至後人曲用之說。理性述評，立論合宜，固爲漢說之反思，乃務本於《周易》之實然。

## 徵引書目

### 一、傳統文獻

- (漢)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11月)。
-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臺北：洪葉文化，1998年10月)。
- (魏)王弼、(晉)韓康伯注：《周易王韓注》(臺北：大安出版社，1999年6月)。
- (唐)李鼎祚：《周易集解》(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6年12月)。
- (後蜀)彭曉：《周易參同契通真義》(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058冊，1986年3月)。
- (宋)歐陽修、(宋)宋祁：《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11月)。
- (宋)劉牧：《易數鉤隱圖·遺論九事》(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8冊，1986年3月)。
- (宋)邵雍：《皇極經世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803冊，1986年)。
- (宋)司馬光：《易說》(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8冊，1986年3月)。
- (宋)張載：《橫渠易說》(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8冊，1986年3月)。
- (宋)邵伯溫：《易學辨惑》(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9冊，1986年3月)。
- (宋)朱震：《漢上易傳·卦圖》(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1冊，1986年3月)。
- (宋)楊甲：《六經圖》(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83冊，1986年3月)。
- (宋)朱熹：《原本周易本義》(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2冊，1986年3月)。

- (宋) 朱熹：《周易參同契考異》（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7年6月）。
- (宋) 李衡：《周易義海撮要》（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3冊，1986年3月）。
- (宋) 方聞一：《大易粹言》（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5冊，1986年3月）。
- (宋) 馮椅：《厚齋易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6冊，1986年3月）。
- (宋) 佚名：《大易象數鉤深圖》（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25冊，1986年3月）。
- (宋) 佚名：《周易圖》（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正統道藏》本第4冊，1988年12月）。
- (宋) 唐仲友：《帝王經世圖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922冊，1986年3月）。
- (宋) 朱鑑：《文公易說》（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8冊，1986年3月）。
- (宋) 鮑雲龍：《天原發微》（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806冊，1986年3月）。
- (宋) 胡方平：《易學啓蒙通釋》（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20冊，1986年3月）。
- (宋) 熊禾：《勿軒易學啓蒙圖傳通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本第2冊，2002年）。
- (元) 俞琰：《周易參同契發揮》（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058冊，1986年3月）。
- (元) 胡一桂：《周易啓蒙翼傳》（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22冊，1986年3月）。
- (元) 張理：《易象圖說》（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806冊，1986年3月）。
- (元) 郝大通：《太古集》（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正統道藏》本第43冊，

- 1988年12月)。
- (元) 錢義方：《周易圖說》(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26冊，1986年3月)。
- (明) 章潢：《圖書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968-972冊，1986年3月)。
- (明) 章潢：《讀易雜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第9冊，2002年)。
- (清) 陳宏緒：《江城名蹟》(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588冊，1986年3月)。
- (清) 朱彝尊：《經義考》(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11月)。
- (清) 胡渭：《易圖明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44冊，1986年3月)。
- (清) 黃宗羲：《明儒學案》(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12月)。
- (清) 張廷玉等撰：《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11月)。
- (清) 黃虞稷：《千頃堂書目》(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676冊，1986年3月)。
- (清) 李光地《注解正蒙》(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697冊，1986年3月)。
- (清) 惠棟：《易漢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52冊，1986年3月)。
- (清) 永瑤、(清) 紀昀等撰：《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11月)。
- (清) 趙在翰輯，鍾肇鵬、蕭文郁點校：《七緯(附論語讖)》(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1月)。
- (清) 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2月)。
- (清) 尚秉和：《周易尚氏學》(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12月)。

## 二、近人論著

### (一) 專著

李申、郭彧編纂：《周易圖說總滙》（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4月）。

徐芹庭：《易圖源流》（北京：中國書店，2008年1月）。

郭彧：《京氏易傳導讀》（濟南：齊魯書社，2002年10月）。

郭彧：《易圖講座》（北京：華夏出版社，2007年1月）。

朱伯崑：《易學哲學史》第3卷（北京：華夏出版社，2005年1版1刷），頁42。

陳伯适（睿宏）：《惠棟易學研究》（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9年9月）。

陳伯适（睿宏）：《義理、象數與圖書之兼綜——朱震易學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2011年9月）。

### (二) 期刊論文

安介生、穆俊：〈略論明代士人的疆域觀——以章潢《圖書編》為主要依據〉，《中國邊疆史研究》第21卷第4期（2011年12月），頁23-32。

何立民：〈王圻父子《三才圖會》的特點與價值〉，《史林》第3期（2014年），頁54-59。

章偉文：〈試論張理易圖學思想與道教的關係〉，《中國道教》第6期（2006年），頁19-24。

賀廣如：〈心學易流別之始——《童溪易傳》定位商榷〉，《漢學研究》第29卷第3期（2011年9月），頁267-302。（DOI：10.6770/CS.201109.0267）

鄧愛紅：〈利瑪竇、章潢、熊明遇與南昌地區的西學東漸〉，《江西教育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第25卷第4期（2004年8月），頁205-209。

鄧愛紅：〈西學東漸暨章潢、熊明遇研討會紀要〉，《江西教育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第5期（2006年），頁19。

### (三) 論文集論文

夏伯嘉：〈利瑪竇與章潢〉，《文化與歷史的追索：余英時教授八秩壽慶論文集》（臺北：聯經文化，2011年3月），頁727-748。

# Zhang Huang's Xiang-shu Theory in his Tushuo

## — On Yue-ti-na-jia and Qua-qi

*Chen, Rui-Hong*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 Abstract

Xiang-shu theory in Ming Dynasty, developed with the use of Yi diagrams, inherited the existing characteristics of Yixue in Song and Yuan. Its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is not influenced by the Yili tendency to either Li-xue or Xin-xue. Since Chen Tuan's Tu-shu Yixue, Xiang-shu, faced with difficult situations, has been combined with Yi diagrams and presented in another form. Meanwhile, with the interpretation of Yili, Xiang-shu demonstrated diverse facades. Zhang Huang compiled numerous diagrams from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in his *Tushubian*. Important arguments and elements of Yixue in Han Dynasty manifested throughout this book in innovative ways, marking the acceptance and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 The present study aims to comb through diagrams related to Xiang-shu in Han Yi in *Tushubian*, including ri-yue-wei-yi, yue-ti-na-jia, 12-xiao-xi-gua, and 64 gua gua-qi, and explain their contents and possible inheritance relationship with Yixue in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Keywords:** Zhang Huang, *Tushubian*, na-jia, gua-bian, gua-qi